

木棠棠失踪了。

深夜两点，皇甫江大桥发生车祸，一辆福特野马 Mustang 撞上桥墩，车主正是最近因为“打人”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国际名模木棠棠。

事故一出，网上舆论两边倾倒。一边认为木棠棠失踪是因为肇事逃逸，且不排除酒驾嫌疑。木棠棠身为公众人物，要求她站出来公开道歉并且接受酒精检测；另一边则是指责这种恶意抹黑行为，并且呼吁大家将重点放在人身安全上，当务之急是找到木棠棠。

当然，还有一部分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戏言道：“这木棠棠该不会是掉进皇甫江了吧？”

呃……好像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事故发生之后的黄金二十四小时，木棠棠所在的经纪公司乐锐传媒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声明，表示公司和木棠棠本人会全力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并且承担相应责任。

乐锐传媒大厦，三楼会议室，六个人组成了紧急公关团队。

圆桌为首的女人，鬈发红唇，五官突出，像个亚欧的混血儿。她的面色不悦，掐灭了手里还剩一大半的女士香烟，按掉了又一个打进来的电话，然后微微勾起红唇，在空中勾勒出一个淡白色的烟圈。

烟圈还未淡去，电话又打了进来，短暂而急促的铃声，像在催命。关机，反扣，不再理睬。

会议室不大，两支半的烟，足够让它乌烟瘴气。

她开始发布命令，机械而带着点焦躁！

怎么能不焦躁？她手底下的人失踪了，她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经纪人做到她这个分儿上，也是没谁了！

“柳柳，你负责关注网上的言论倾向，黑的白的我不管，控制在底线范围之内，一旦出现偏差，立刻雇水军洗白。”

“孟思，你继续给木棠棠和钱朵朵打电话，用两部手机轮流打，打爆为止！”

最后四个字，说得咬牙切齿。

“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马上出个应急方案，十分钟之后交到我办公室。另一组负责应付媒体和记者。记住，对外口径一致，不要给我说漏嘴了，省得回头还得我去收拾烂摊子。”

吩咐完了，似乎不放心，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都记住了吗？”

底下的人身躯一震，齐齐回道：“记住了。”

会议室里的烟像压在头顶的乌云，莫名地使人心烦气躁。

温莱起身打算去开窗透透气，脚步还未迈开，孟思却先她一步站了起来，拿着手机一脸的不敢置信，语无伦次地叫住她：“通、通、通了，电话通了！莱姐！”

今年五月，万古博物馆迎来了开馆以来最精美的文物展览。

以“五色炫耀”为主题，展出的文物全部来自西汉海昏侯墓，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无一不在向后世之人展现墓主人奢侈、辉煌的一生。

此次的文物展，是兰溪市政府联合万古博物馆共同展出。万古博物馆作为兰溪市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是由清末晚期一个大型的古玩店演化而来，至今已一百多年，文化历史底蕴深厚，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万古博物馆的第三十二代掌门人就开始免费将博物馆对民众开放，并且以博物馆的名义援建希望小学，大兴公益事业，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万古博物馆一直在兰溪市享有盛誉，多次获得兰溪市政府的嘉奖，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会选择在万古博物馆展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原因。

临近中午，观展的游客渐渐散去，一对穿着情侣装的情侣在博物馆里瞎溜达，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男人戴着黑框加厚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俨然一副学霸派头，仔细瞧着也约莫不过二十五六岁。他与娇小可人的女朋友十指紧扣，穿梭在各个展柜之间，每到一个展柜必然停下来滔滔不绝地讲解一番，偶尔配上解说的手势，还真像这么一回事。

身旁的小女朋友满心崇拜，眼里有光，心里一定觉得自己的男朋友简直完美。

留守值班的工作人员偶尔听见男人的高谈阔论，莞尔一笑，见怪不怪，也不拆穿其中漏洞百出的常识性错误，只是和同伴相视一笑，暗自感叹现在撩妹都撩到博物馆来了。

感受到身旁女朋友投来的崇拜的目光，男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极

大的满足，越说越兴奋，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正在向他们逼近。

“汉高祖六年设豫章郡县名海昏，后废帝刘贺受封于海昏县，顾得名海昏侯。”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被打断的男人十分不高兴地转身看去。

那是一个精致而冷酷的男人，裁剪得体的西装穿得十分随意，没打领带，衬衫自上而下解了两枚纽扣，刚好露出健硕美妙的胸膛，引得人一番春风遐想。他双手插在西裤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里的不屑和嘲讽异常明显。

男人的余光瞥见自己的女朋友眼珠子都不转一下地盯着面前的西装男，心里窝火得厉害，面上已有些不善，目光凶狠起来，瞪着西装男，意图吓退他。

西装男却毫不在意，轻慢的声音继续响起：“不过，这位先生的说法倒是奇特，请问你是怎么判断出海昏侯这个称号是因为刘贺昏庸无能得来的？史书？还是……野史？”

男人在女人面前，总是要几分面子的，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自己连野史都没有看过，更不用说什么枯燥无味的史书了。

他把女朋友拉到身后，试图挡住女朋友的目光，虽然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早已判定自己不如面前的男人。不管是身高还是气势，他都被面前的人全方位地碾压。

“我看的当然是史书！《史记》我都不屑看，我看的是《汉书》，《汉书》知道吧？班超写的。”

“嗨。”一声轻笑，西装男轻蔑地凝视着他，然后目光越过他，落在男人护在身后的女人身上。

“这位小姐，你男朋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真是……欠揍啊。”西装男轻挑嘴角，一只手搭上男人的肩膀，轻轻地掸着，像是在掸掉男人肩膀上的灰尘，又说，“如果两位还没有结婚，趁早分手吧。你男朋友现在可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地撩你，婚后出轨自然会一

本正经地继续骗你，最后落个人财两空，还赔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你才胡说八道，谁说我们没有结婚，我们早就结婚了，我们是合法夫妻。”男人很激动，面色涨红，一只手抓着对面人的衣领，一只手抓着女人的手迫不及待地举起来给西装男看。

“你看，我们连结婚戒指都有！”

西装男轻笑，只瞟了一眼那所谓的“婚戒”便收回了目光，然后一根一根地掰开男人抓住衣领的手，不动声色地退开一步，整理好被男人抓皱的衬衣后才缓缓抬头，深邃的双眼凝视着他，语气讽刺道：“结婚戒指都是廉价的不锈钢，你当结婚是买一口锅吗？”

女朋友的质疑，西装男的轻蔑，令男人终于恼羞成怒，露出凶狠的本性，上前便往西装男的脸上呼去。

西装男嘴角始终噙着一丝笑意，看着拳头呼啸而来，只是微微侧身，男人便扑了空。下一秒局势扭转，男人还未来得及反应，双手已被反剪扣在背上，天旋地转之间，只觉得小腿一软，半跪了下去。

“幼稚！无知！粗鲁！”西装男简单地评价。

“你谁啊，你这人是有病吧？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有本事就放开我，放开我，以男人的方式单挑！单挑！”男人一边大声嚷嚷，一边使劲挣扎，叫喊声终于唤来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只见穿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径直走到西装男身边，压根儿没正眼瞧地上狼狈的男人一眼。

“馆长，副馆长正到处找您呢。”

“馆长？”男人灵敏地捕捉到了关键，扭曲着身体，仰着头不明所以地问道。

西装男终于放开他，然后抽出手帕慢悠悠地擦了擦手，才淡淡地说道：“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我是万古博物馆馆长，韩绪。”

博物馆一楼为藏品大厅，二楼为精品文物大厅，只有三楼是游客免进的办公区。

馆长办公室便在三楼正数第六间，韩绪回办公室换掉了被扯皱的白色衬衫，出门时顺手丢进了门外的垃圾桶。

再往里走，最后一间便是副馆长韩言之的办公室。

尚未走近，便隐隐传出抽泣声和韩言之无可奈何的安慰声。

“子高啊，凡事不能老往坏死了想，撞车就一定会死人吗？没找到人就一定是掉皇甫江了吗？说不定她是穿越了啊！”

抽泣声停了，一个弱弱的声音问：“二叔，这有科学依据吗？”

韩言之觉得自己好像又给自己挖了另一个坑。

恰好韩绪在这时推门而入，韩言之仿若看见了救星，赶紧拉着韩绪坐下，指着电视说：“来，给你弟分析分析，这木棠棠到底去哪儿了？”

墙上挂着一台小电视，正在播放名模木棠棠车祸失踪的后续。韩绪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便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愚蠢、低俗的惯用伎俩，也就韩子高这智商看不懂了。

韩绪淡淡地道：“作为一个准高三生，你有时间在这里花痴一个花瓶，倒不如多做几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我女神不是花瓶！”就算是亲哥，韩子高也不允许有人污蔑他的女神。

他甚至站了起来，发育期的少年个头长得快，韩绪稍显意外，好像不久前韩子高还是个小萝卜头。

韩子高反驳：“就算我女神是花瓶，那也是花瓶中的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珐琅彩弦纹开光西洋母子山水六方瓶！”

很好，这两个花瓶，一个拍价一亿一千三百九十万成交，一个天价二亿，非常符合“花瓶”的气质。

乐锐三楼会议室里。

电话打通了，正是木棠棠。

接过电话，温莱控制住心中的火气，没有张嘴开骂。自己手底下的艺人出了事，经纪人得担负一半的责任。所以，她必须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不让情绪左右了思考。

调整好状态，温莱才开口，语气比刚才稍显温和：“木棠棠，弄这么大个烂摊子，还带着助理一起玩消失，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温莱的反应和木棠棠想象的有点不同。她都准备好金钟罩了，温莱却没有用金刚钻！

木棠棠抬头看了看法国的天空，蓝天白云非常分明，整个人都因为好天气变得有些柔软，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温莱，我在乐锐满打满算也八年了吧，没有功劳是不是也得念念我的苦劳啊！你问问苏婧，这么对我是不是太狠了点？”

木棠棠的口气太过云淡风轻，轻到差点没有引起温莱的重视，可温莱带了木棠棠八年，八年时间足够清楚地了解一个人。

“你什么意思？”也许温莱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的语气有点紧张。

会议室人多，并不是个谈话的好地方，她用眼神示意大家各忙各的，拿着电话回了私人办公室。

那边木棠棠捂着手机，声音断断续续传到温莱耳中。好像是在问路？又好像在打听什么？

温莱坐下，等着那边的事情解决了，才重新问了一遍：“木棠棠，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件事又关苏婧什么事？”

关苏婧什么事？如果说，这整个车祸事件都是苏婧一手策划自编自导自演的呢？

现在回想起那日无意间听见的谈话，木棠棠都觉得后背发凉。原来一个人坏起来，竟比魔鬼还可怕。

这世界本来最可怕的就不是面露凶相的坏人，而是伪装成善类的

好人，他们总是在暗处，趁其不备，一刀毙命。

那日，木棠棠本想回公司找温莱谈一谈下一季春夏时装周，不料电梯却坏了。正因为这样，她才可以听见楼梯间里苏婧和一个男人密谋皇甫江车祸事件的全过程，以及怎样让自己身败名裂！

多么可笑啊，第一个往死地里算计她的竟然是自己的老板，乐锐的总裁苏婧！再回想已经过去的八年，木棠棠只觉得手脚发凉。

她是不是该去天涯开一个帖子，叫《八一八那个想害死我的极品老板》？

没有丝毫犹豫，当天下午，她就带着钱朵朵，瞒着众人跑到了法国。

“温莱。”突然，木棠棠就换了一种语气，这么认真地叫上一声“温莱”，温莱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真冷，温莱找了条披肩搭上，便听见她说：“我不想和你绕圈子，也没想瞒你，这一次的车祸是苏婧设计害我，至于原因我不清楚。”

“她为什么害你？”温莱问。

“她啊，想让我死！”

好一个惊天大秘密！

温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暗叹一声：“这也太莎士比亚了吧？”

温莱还是不敢相信，这简直太匪夷所思，她平复心情，逐渐冷静下来：“棠棠，你先听我说，这件事听起来太荒谬，我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就算车祸是苏婧故意害你，可你是乐锐力捧的艺人，她没理由这么做。”

这件事在温莱的立场看来，何止是没有理由，简直就是自我毁灭。先不论公司损失，就单单是这件事一不小心暴露出来，可就是杀人未遂罪。

木棠棠冷声反驳：“如果牺牲我一个人可以换取更大的利益呢？况且以苏婧的性子会干出这事也不奇怪。”

说到这儿，关于苏婧，她已不想多提：“温莱，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不想对着一个想杀我的人假装没事，乐锐我不会再待下去，关于解约的事宜，我已经联系好律师着手准备了。”

木棠棠任性时，温莱多半是由着她的。现在看她拿着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温莱忍不住提高了声音，提醒她：“木棠棠，你抽什么风？现在提出解约，你签下的所有广告代言、演出活动、时装秀都会受影响的。”

是啊，会受影响，说不定还会面临一笔巨大的违约赔偿金，可是木棠棠无所谓，没什么可以阻止她。她淡淡地道：“温莱，你知道的，这些我不在乎啊。苏婧想要就留给她，以后她爱捧谁都和我没关系。”

温莱真是恨铁不成钢，说到底还是不甘心：“得了，你不在乎，我在乎好吧？这些可都是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你说不干就不干了，然后便宜了别人，凭什么啊！”

等的就是温莱这句话，木棠棠十分赞同地说道：“对啊，我也不想便宜了苏婧。所以，温莱，要不你和我一起跑路吧，带着你的精英团队以后跟我干。”

木棠棠说这话时没有开玩笑，她早有自己开工作室的打算，也向苏婧申请了很多次都被驳回。这一次，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乐锐，自己开工作室单干。

至于挖走温莱，就当是苏婧毁她一辆车，她带走她一个人，苏婧也不亏。

“木棠棠，你毁了自己不够，还想拉着我去死吗？”温莱觉得自己上辈子定是摧毁了银河系，这辈子才会被这般折腾。

“温莱，你这话就不对了，我是在帮你另谋出路。”木棠棠一条一条给她分析。

“第一，如果我走了，你是不是还得花八年重新培养一个新人，损肝伤肺的，何必呢？”

“第二，你如今在乐锐的地位也挺尴尬的，上头永远有钱芳压着。

她带出一个影后路琼，就该她春风得意。可是你呢？就算有能力又怎样，你带的是模特，不管怎样，苏婧也不会让你爬到钱芳头上。”

乐锐主营业务是影视这一块，重心肯定是放在旗下的演员身上。当初温莱执意签下木棠棠，也是冒了风险的。还好，木棠棠争气，出道后成绩斐然，不满一年便成了超A模特。最火的时候，一个月几乎天天都有拍摄。宝格丽、伯爵、CHANEL等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邀约不断。尽管如此，温莱的地位依旧不敌带出一个影后的钱芳。

木棠棠最后总结，说：“所以，你跟着我，在我的工作室里没有谁压着，你想怎么施展你的才华就怎么施展，工资照着乐锐的三倍给，怎样，考虑一下？这个买卖可不亏。”

何止不亏，就木棠棠开的这价，恐怕和钱芳也不相上下了。但论起钱芳，木棠棠更加中意温莱，再加上这八年的情分，温莱倒是值这个价了。

温莱没有立即回答，她迟疑了。这样的条件，她心动了。

意料之中，温莱了解木棠棠，同样，木棠棠也了解她。况且，接下来她要做的事，缺了温莱这样的好帮手可不好办。

这几天，头条几乎都被“木棠棠失踪”“木棠棠车祸”等字眼占据。直到昨天晚上，一条实时热搜突然蹿上榜首。

韩子高正写完一套试卷，打开微博看见自己女神的头条被自家老哥抢了，相当不开心，拿着手机就跑去和老哥理论。

“哥，安静地做一个妖艳的馆长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和我女神抢头条？”韩子高举着手机质问。

韩绪正在查阅史籍，韩子高的突然闯入显然打扰到了他。

取下金丝边框的平光眼镜，韩绪冷冷一笑，金丝似泛起寒光，他的口气十分格式化：“韩子高，出去或者滚出去，你自己选一个。”

有那么一瞬间，韩子高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满满的恶意。

保留着最后那份倔强和坚强，韩子高仰着脖子说道：“我走出去！哼！”

花痴的年纪，智商都不往上涨的吗？

鄙视完了韩子高，韩绪拿出手机看了看。

果然，因为那张被偷拍的照片，他管理的万古博物馆微博一下子涨了十几万粉丝，留言全是对他颜值的跪舔——

“天哪，现在的博物馆馆长颜值都这么高吗？告诉我，以为馆长是老爷爷的赞我！”

“实践和历史证明，长得好看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GAY。”

“赞我！赞我！赞我！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馆长就是十五年前风靡一时的亚洲龙卷风吗？”

简直是暴露年龄的一条评论，韩绪看了一眼，便将它删掉。

亚洲龙卷风什么的都是过去式了，现在只要安静地欣赏他的颜就好了。

突然，韩言之的电话打了进来。

“韩绪啊，我亲爱的大侄子，你快想想办法，展览才过了不到三天，游客量直线下降，好不容易弄起来的热度又快消退了。”

意料之中，不过好像也不是没有办法，事实证明，颜值有时候可以拯救一个博物馆。

挂断电话，韩绪起身在书架上找了本书，然后拍照发微博写道——

#每日一科普#《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不是他弟班超）编撰，是第一纪传体断史，二十四史之一。

最后，博物君友情提示：“五色炫曜”海昏展正免费开馆中，欢迎大家积极观展。

心机BOY韩绪拍照故意露出一只手。

微博发出数秒之后，网友们积极响应——

“看展可以送韩馆长抱抱一个吗？”

“看展不如看颜，姐妹们，有谁要约去博物馆看馆长真人的吗？组队啊！”

“舔颜不够手来凑，馆长大人，等我。”

效果达到了，韩绪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过了一会儿给韩言之发了条短信：任务完成，馆长要求放个小长假，请批！

翌日，万古博物馆果然迎来了一大批女游客——号称韩馆长后宫观光团。

参观了文物，女粉丝们守着大门，要“参观”韩馆长。

最后，由于严重阻碍其他游客通行，工作人员不得不请出韩——副馆长。

韩言之特意借了韩绪的一套西装，学着那随意样儿不系领带，胸前解开两颗纽扣，走到人群中扬手微笑：“各位朋友好，我就是韩——副馆长，韩言之。”

众迷妹：感觉受到了欺骗，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而真正的韩馆长，此刻正搭乘着飞机飞往法国，去帮周时卿女士遛狗。

饶是他天资聪明，画风清奇，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法国之行，会和他口中的“花瓶”一起上了头条。

还是娱乐版面。

十年前，万古博物馆的馆长还不是韩绪，而是他的父亲——韩怀远同志。

那时候，韩怀远和其胞弟韩言之并称学术界的“双韩”，兄弟俩各有所长，对文物修复、文物鉴赏指导和古汉文化的传承做出诸多贡献。

可好景不长，妻子周时卿突然生病，韩怀远不得不辞去馆长一职，带着妻子去国外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后便长年定居法国，独留两个儿

子在国内。

半年后，韩绪正式上任，接过韩怀远馆长一职，也算是子承父业，在业内传成一段佳话。

不过其中因果却没大家想象得这般美好。原本按照韩家的传统，韩怀远之后便是其弟韩言之，论资历和经验，韩言之确实是最佳人选。可那段时间，韩言之突然生病，辗转各大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只是日渐消瘦，憔悴了下去。

这个时候，韩绪才被赶鸭子上架，做了个“接盘侠”。

直到三年后，韩绪才知道韩言之病重都是装的，目的很简单，他不想做馆长，只想安静地做一个游手好闲的副馆长。

韩绪悔不当初，可事情已成定局，这个馆长还得自己担着。不过眼看着韩子高渐渐成年，越来越有当年韩怀远的风范，韩绪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把这个“锅”甩给他。

恰好今年是周时卿和韩怀远结婚三十周年，夫妻俩早早便计划要去海岛双人游。至于家中的两条狗，便交给自己的大儿子韩绪暂为照料。

韩绪的班机顺利抵达，周时卿和韩怀远一人牵着一只狗接他。

场面实在壮观。

周时卿也有大半年没见到儿子，抱着韩绪直夸他又变帅了。

韩怀远看不下去了，把狗塞给韩绪牵着，搂过周时卿说：“光长得帅有什么用，得长脑子。”

和女朋友与妈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一样，丈夫和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管选谁都是一道送命题。

周时卿女士呵呵一笑，不反驳也不赞同，就是笑笑不说话。

韩绪可没这么多顾忌，牵过周时卿手里的狗，小声在她耳边说：“妈，连儿子的醋都要吃，这父亲也是没谁了。”

“你小子说谁呢？真当你爹耳背听不见啊。”韩怀远作势抬手就

往韩绪头上呼。

周时卿眼睛一斜，瞪了韩怀远一眼：“你敢打我儿子？”

当然……不敢。韩怀远收回手，心里默念一句：也是我亲儿子啊！

临走了，周时卿把车钥匙、别墅的钥匙，还有一些保险柜的钥匙统统塞给韩绪，并嘱咐道：“每次喂完炸鸡和啤酒，一定要记得把狗粮锁进保险柜里，切记切记啊。”

炸鸡和啤酒，是周时卿女士喂养的两条大型犬，一条阿富汗猎犬，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犬。用周女士的话说，当年她决定喂养两条狗，完全是因为思念儿子，所以，最开始两条狗并不叫炸鸡和啤酒，而是叫绪绪和高高。

这简直不能忍，韩家两兄弟知道后联名上书要求母上大人重新赐名。那时，周时卿女士狂热地迷恋上了一部韩剧，炸鸡和啤酒的名字便由此诞生了。

虽然重新赐名，但偶尔周时卿女士思念儿子的时候，也会抱着两条狗“儿子儿子”地叫个不停。

可怜了韩怀远，他什么时候有两个狗儿子了？

突然想到什么，周时卿女士在那一堆钥匙里翻出一把，特别郑重地放到韩绪手里：“这个是邻居家的钥匙，这几天她外出比赛，房子暂时让我和你爸照看。听她说这几天会有朋友过来住，到时候你把钥匙给人家送去。”

韩怀远插话进来：“没事多搞一搞社交，瞧着机会就抓紧，拿出我韩怀远儿子的风范来，就像当年我追求你妈那样，快！准！狠！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得父母给你操心终身大事。”

“爸，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妈说一，您敢说二吗？”

别人家的小孩，睡前故事都是听《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或者本土民间童话。可韩绪，从小就被韩怀远逮着讲述当年他是如何追到名动兰溪的周时卿，以及两人颇为狗血的爱情经历。

“你小子，怎么说话的。我之所以不敢说二，那是因为我爱你妈，

我尊重她。”都这个时候了，韩怀远还不忘向周时卿女士灌输甜言蜜语。

韩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对于单身贵族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凌迟！

再看看炸鸡和啤酒，偎依着躺在地上，互相舔毛，卿卿我我，好不快活！

真是人不如狗啊！韩绪再次感叹。

两日前，木棠棠已经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马赛。

马赛，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海港，东南濒地中海，气候宜人，景色秀美。而木棠棠要拜访的 H&Y 公司总部，便设立在这里。

H&Y 是全球知名的女性化妆品公司，旗下多达数十款畅销海内外的经典化妆品，深受世界爱美女性的喜爱。

而木棠棠来马赛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拿下 H&Y 公司在亚洲地区的代言人。

以 H&Y 全球知名的影响力，将它作为解约后的重磅消息放出来，不仅可以打苏婧的脸，而且，对于单干后的木棠棠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

所以，这一趟马赛之行，不成功便成仁！

H&Y 的负责人并不是这么容易见到，况且她还是一个亚洲人，就算她做模特这几年在国外有些粉丝，但放到这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尽管被各种理由拒绝了，第三天，木棠棠还是再次上门，要求面见 H&Y 的负责人。

负责前台接待的金发美女实在不忍心再拒绝她，便让她稍等片刻，她上去问一问。

木棠棠趁着这个空隙，给安珩打了个电话。

“多久回来？见一面？”

安珩最近几年忙于奔赴各地参加比赛，两人见面的次数，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而且，木棠棠深信，就算偶尔有时间，安珩也是选择陪男友而不是陪自己，谁叫她偏交了一个喜欢男色大于美色的朋友。

那边，安珩是中场休息，等会儿还要上场厮杀。时间不多，她抓住重点说：“回不来了。你要的车我已经让我朋友送过来了，还有我家的钥匙，找我邻居拿。记得回家帮我喂仓鼠，饿死了，塞尔斯会打死我的。”

塞尔斯是安珩的第N任男朋友，也是现任男友。

那边有人在催促，安珩赶紧说道：“亲爱的，我朋友的电话发你手机上了，玩得愉快哦。”

木棠棠：“我才不是来玩的。”

挂断电话，金发美人已经下来了，木棠棠走过去，金发美人笑着和她握手：“美丽的女士，恭喜你，老板让我带你上去。”

木棠棠挺喜欢面前这个美女的，长得颇有几分像温莱：“是真的吗？非常感谢你。”

金发美女笑，说：“以前我在孔子学院学习过，教中文的老师说过一个成语，三顾茅庐。你比三顾茅庐还多一个茅庐，你比刘备厉害！我佩服你，佩服你们的毅力。”说完，还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突如其来的夸奖，木棠棠有点受宠若惊，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一样，自豪感“噌噌”地往上冒：“谢谢，欢迎你去兰溪市玩，那是一个去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金发美女笑着说好，然后带着木棠棠去见负责人。

走的时候，木棠棠将手机给钱朵朵：“待会儿有人过来送车，手机里有电话，你在外面接应一下。”

钱朵朵点点头，记下了，看着木棠棠进去才离开。

异国街头，钱朵朵异常显眼，送车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她。

是一个年轻帅气，但……有点另类的法国帅哥。

他的笑容阳光，话语也很动听：“美丽的小姐，请问您是木棠棠

小姐吗？”

钱朵朵被帅哥看得脸红，连连摆手，说出口的英文结结巴巴：“不，不，不，我不是，我是她的助理。”

帅哥依旧很温柔：“噢，亲爱的，不要紧张，非常抱歉，我认错人了。如果打我一下能让你放松一点，我愿意被你打一百下。”

情话技能 MAX！

钱朵朵快招架不住了。

木棠棠很快出来了。

钱朵朵跑过去迎她，小声说：“这就是安珩姐送来的车，还有……人。”

法国帅哥热情地送过来一个飞吻。

木棠棠看过去，帅是挺帅的，可为什么要戴一个鼻环？这样很容易联想到牛魔王啊！

木棠棠心道：这审美，很安珩！

两人坐上去，法国帅哥试图搭话：“AN 说她的朋友很漂亮，她果然没有骗我，两位小姐简直就是我梦中的 angel。”

木棠棠笑着答了一句，然后低头给安珩发了条短信：老实交代吧，这所谓的朋友是第几任男朋友？

过了一会儿，安珩回复：木棠棠，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木棠棠笑了，也只有安珩这样的，才可以相安无事地和前男友做朋友。或许以后结婚，她可以考虑单独给前男友们开一桌，大家一起畅谈那些年被安珩睡过的日子！